

■ 格格不入

我去下菜市场

每当我背着斜挎的小布包回头对老公说：我去下菜市场。他就紧接着说一句：少买点。如果他那天良心兼人品大爆发就会说：要我给你两百块钱吗？我就立即紧接着说一句：要。

□ 桑格格(作家)

然后，我就带着空空的环保袋以及我的小布包，里面装着我亲爱的钱，那刚要来的两百块正在里面和其他钱交朋友呢：说话的亲嘴的趁早啊，一会儿看我就把你们用个精光！哼哼！——我用钱之前都恶狠狠的，一副大事要发生的视死如归状。遇见熟人，人家远远地招呼我：哟格格你干吗去啊？我压住内心的兴奋，尽量平和地回答她：我去下菜市场。去菜市场和去逛商场是很不一样的：菜市场代表了一个勤劳主妇正确且节俭的世界观和价值观，和奢靡而无目的的逛商场不一样，和虚幻没有人间烟火气息的网购也是不一样的。

而且，菜市场和菜市场也是很不一样的，千万不要小看了我家旁边的这个菜市场！它不是一般的菜市场，是个国色天香姿态万方蕴藏丰富的所在，是个小型的销金窟，是桑格格无数次迷失自己的地方。它不仅有菜还有别的——外贸衣服、走私外文书籍、面包、久久丫鸭脖子、猫粮、水果、凉茶龟苓膏、

拖鞋、毛巾、佛山特产、配钥匙的、兰州拉面、公仔玩具、手机充值、棉质内裤、15块剪一次高级发型、日用品（内有很多国货，连万紫千红散粉都有）、袜子、诸葛亮用的羽毛扇、卖金鱼和小盆栽的、天津包子、过期杂志、鹤鹑干、蛋仔华夫饼、煲仔饭、桂林米粉、补衣服的、卖糖水的、竹椅凉席、碎布头散条花边、装假牙的、玉器、文具……除了装假牙的，所有的摊店我都有光临过！有钱就是好哇！花钱就是爽哇！

我花钱的风格是：每次都一大把抓出来，老板多少钱？喔3块2啊，给你！然后再把剩下的一大把又塞回去，潜台词是：看，我还剩这么多呢。当环保袋都撑得满满的时候，我就优雅地给在家编辑世纪著作的书呆子老公打个电话：我拿不动！快出来帮我拿！他一般就骂骂咧咧、气急败坏地出来了。

他拎着东西走在前面，我背着空空如也的斜挎小布包走在后面，一脸满足的红晕。他问：两百块呢？！我笑嘻嘻地回答：你不是正拎着。他狠狠地吐出一句：八婆！我轻快地答应：唉~！然后开始歌唱：八公啊，快快走，看看菜市场新面貌，喔呀呀呀……



新京报插图/师春雷

■ 吃了吗您呐

二伏的面

转眼就要进二伏了，又是吃芝麻酱面的时令。芝麻酱在别处也许只是一味普通的调料，但对北京人来说这可是生活必需品。

□ 崔岱远(文化学者)

“北京人夏天离不开芝麻酱！”这句话摘自当年老舍先生作为北京市人民代表的正式提案。那年，北京的芝麻酱缺货，老舍先生心里急呀！他懂北京人，懂得芝麻酱面就是炎炎夏日里北京人的命。于是，先生特意呼吁“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”。没过多久，北京大小胡同里的大槐树阴底下，就又能见到从油盐店捧着小碗出来的孩子，一边小心谨慎地走，一边伸出长长的小舌头去舔那碗里香喷喷的芝麻酱，然后美滋滋地咂咂嘴，诡秘地笑着跑回了自家院子。即使在短缺经济时代北京人的副食本上也有“芝麻酱”这一项。闷热的三伏天，人们的心里热得发燥，北京的老百姓能吃上碗过了三遍水的芝麻酱面，那份凉爽清香怎能不说是炎炎夏日里的一大享受？那时也许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二两芝麻酱就是一位人民艺术家为北京人所谋的实实在在的幸福。

吃芝麻酱面的主要调料当然是芝麻酱，不过，这芝麻酱可不是买回来就能用的，而是要先用水澥开。所谓

“澥”就是把买来的那种芝麻酱抻出两三勺放在一个小碗里，加上一勺盐，然后一边用筷子搅拌均匀一边逐步往里加凉开水。不过吃芝麻酱面不只是放芝麻酱就成的，还必须要加一系列的小料和菜码儿。真正的吃主小料全不吃。

小料里葱花酱油必不可少，更不能缺了芥末酱。北京的伏天让人憋闷，吃上一碗喷香的麻酱拌的冰凉的面，再配上些现调现烤的芥末酱，那股窜鼻子的辣劲儿能直冲上脑门子，再连打两个喷嚏，开窍提神，人也一下精神起来，那叫一个舒坦！

除了芥末，还要加上些醋，而且最好是放米醋。米醋味薄清爽，吃着杀口，最适合夏天吃凉面。至于吃芝麻酱面的菜码儿，黄瓜丝属于最基本的，还应该有水萝卜丝和切成末儿的青蒜，或是胡萝卜丝和开水焯过的豆芽儿菜。另外，还应该加上些腌香椿末儿，那才透着格外鲜呢。至于大蒜，地道的吃法是整瓣儿的咬，唯有这样才透着过瘾。

一碗芝麻酱面下肚儿，有点儿酸，有点儿辣，最主要的是凉，凉得痛快、凉得透彻。

■ 我们的祖先

周公辅成王

周武王伐纣，灭掉商朝以后，建立了大周朝。到第二年，周武王没来得及多享福，就驾崩了。接班的其子周成王是个十三岁小孩，由四叔周公旦辅政。

□ 潇水(历史作家)

周公旦辅政，日理万机，吃饭都吃不连贯（因为老被打扰，所谓“一饭三吐脯”，吃着吃着饭就吐掉跑去忙政事），成为了中国古代知名的大圣人。但是周武王的弟弟管叔，却散布流言说周公旦将把小孩周成王给干掉，并且策反了另外两个地方大员，联络商朝遗民和东夷族武装，发兵诛杀周公。周公于是毅然动武，东征三年，剿灭山东地区的东夷族“不服气”势力，将战败躲藏在那里的管叔捉住杀头，并且灭了东夷之国五十个。

《诗经》：“我徂东山，慆慆不归。我来自东，零雨其濛”，就是周公东征时士兵一去一回的写照，充满哀情悒悒。去时风花雪月，回来雨雪凋零。

按理说，那些地方的国家被打败了，被灭国了，应该纳入周天子直接掌控的地盘。但是纳入不等于能守住，也不等于能管得好。于是周人接下来搞了分封制，把周人前后征服的地盘，封给王族子弟和功臣们去世代拥有和管理，成为诸

侯。据说周朝一口气分封了七十多个诸侯，譬如齐国、鲁国、郑国。这种分封制和后代的郡县制有很大的区别，后者更像铁板一块的帝国，前者则是松散的宗室和诸侯的关系。

宗主——就是周天子，怎样才能让诸侯都听他的话呢？于是周公旦又制定了《周礼》，规定了人们起居坐卧、吃饭上朝、哭丧穿衣的规格以及等级尊卑的秩序，其中无处不体现了对等级的维护，核心意思就是帽子再旧也得戴在头上，鞋子再新也得穿在脚下，天子是老大谁都得维护。《周礼》的根本目的在于给周天子撑腰的，一并连带着是尊父和尊夫，后者是沾了尊君的光。

如果上千诸侯都习惯了周礼，就不敢对天子造反了。

这就是周公“制礼作乐”。由于周公了不起，周公就成了无可争议的圣人，而且就像尧舜眉分八彩、大舜目有重瞳、大禹耳有三漏、周文王有四个乳头一样，周公手能反握。就是说，他两手如绵，可以反握。这都是圣人的异禀哦。

■ 我的大学

自由 你准备好了吗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喜欢说“自由”。但如果去观察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、每个阶层，你会发现，每个人说的“自由”都不是同一种东西。

□ 黄晓丹(大学教师)

有个小男孩斩钉截铁地告诉我“大学”、“社会”、“教育”都不自由。宣告完对世界的失望，他一头埋进网络游戏里。另一个学生写信问我，既然我们在课上讨论自由、爱、性的关系，可是为什么人不能拥有自由的性生活？我还收到过另外一封信，问“我们能从自由中获得什么”？

这些问题我一个都无法回答，因为我对自由的渴望，完全建立在个人化的体验之上。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时，洗过澡被赤身裸体地放在骨牌凳上晾干，举目四望，我觉得那就是自由；二十岁时，春天的风从我宽大的衣袖间滑过，我觉得风就是自由；和喜欢的男生走在深夜的街上看星星，我觉得自由有天地那么宽；自己扛着两个大行李箱出国去读书，自由变成一种力量穿行在我的身体中。

我更喜欢的是另一种自由。有一天我开始写童话。我发现它惊人的魅力。借助它，你可以表达出用其他任何形式所不能表达的情感和经验的复杂性。你可以重新

解释以及重构你的生活。想象力在最纯净美妙的时候，可以穿透观念的屏障和逻辑的界栏，越过人与人之间哪怕借助爱情都难以拆除的高墙。它将从沉重的大地上拔起，带入人类梦境深处。在那里，每个人都独一无二，但所有人都融为一体。

就像所有自由一样，想象力的自由也无法被锁定。写作者也需要在稿纸前枯坐许久，自己和自己讨价还价，经历一大堆失望、恐惧、低水平重复。为了这种最小规模的自由，写作者需要离开他熟悉的生活、锻炼身体的敏感、忍受强烈的情感冲击、面临重新看待社会、评估价值的危险，以及被人类内在在黑暗缠绕的恐惧。只有在理性、心灵和勇气都准备好的时候，表达才能够流畅得足以陈述生命。

没有一种自由是无代价的，也没有一种处境完全吞噬了自由的空间。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，所谓自由国和不自由国的区别，只是在某些地方，为了某种自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。而另一些地方则认为，不需要自己去付出思考和追寻，也能度过一生，甚至实现价值。